

低碳项目扎堆上马 贷款审批流于形式

银行深陷绿色信贷围城

由于看到低碳项目的投资价值,不少企业纷纷转向这个领域,上马新设备、新项目,出现扎堆现象,导致产能相对过剩。而有些企业则打着“低碳”旗号,做“高能耗”项目,给“绿色信贷”埋下了风险隐患。

本报记者 陈伟英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几乎所有的银行信贷都亮起了红灯,流动贷款、设备贷款等全部受限。”河北一家光伏企业高层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没有资金支持,企业很难发展。”

可事实上,目前光伏业让各银行都有些不寒而栗。用“一塌糊涂”来形容现在的光伏行业的亏损可能并不为过。从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光伏行业A股上市公司来看,业绩预减者占比近八成,而在国外上市的光伏巨头也出现全面亏损。一旦这些企业破产,其尚未到期贷款的债权银行也必将面对重大考验。

而另一方面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各大银行纷纷调低风电等企业盈利的预期,紧急收紧授信的同时大批新能源制造企业因面临高额债务锁喉而举步维艰。

银行陷入两难境地

对于银行而言,优质客户的直观概念是现金流强、有实体抵押、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实体。参照此条件,如今的光伏、风电等行业应该称不上是优质客户。“可是在光伏行业发展迅猛的时候,哪家企业都有好几家银行追着求着让贷款。”上述光伏人士表示,“现在是贷款没到期,银行就来要贷款了。”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看到低碳项目的投资价值,不少企业纷纷转向这个领域,上马新设备、新项目,出现扎堆现象,导致产能相对过剩。而有些企业则打着“低碳”旗号,做“高能耗”项目,给“绿色信贷”埋下了风险隐患。

“现在各家银行都是想进又不敢进,想出又不敢出来。”一家股份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说起对绿色产业的信贷方面内容时表示。

“现在光伏、风电产业的现状各家银行都紧盯着,出于对企业贷款风险的担忧,银行不敢在这个时候提供授信。”上述信贷负责人话锋一转露出一丝无奈,“可是也不能不提供贷款。过去,大多银行都为光伏、风电等绿色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现在各家都介入比较深,一时难以退出。如果断贷,就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企业因资金链周转困难引发破产,那银行就要面临更严峻的困



CNS 供图

难。”

“新能源是现在政府主要扶持的行业,这些企业在从银行获得资金时,一般大型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的态度还比较积极,这跟银行整体规模有一定的关系。”北京一家股份制银行信贷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但是对于城商行来说,在做这类企业授信的时候就会更加谨慎,再加上各银行风险控制策略的不同,规模大小也有差异,在对新能源企业授信的支持上,会更加谨慎。

环保并非贷款审批重点

截至2011年末,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6家银行的相关贷款余额已逾1.9万亿元,国家开发银行环保及节能减排贷款余额6583亿元,占全年比例12.7%。

绿色信贷专家蔡卫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对于绿色信贷重点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循环经济、低碳经济项目的信贷,这个是“加法”,另外一个是减法,主要是对“两高一剩”行业贷款的退出。他认为,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在选择

对象上要进一步科学识别客户,“像碳金融、清洁机制等将是未来发展重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识别客户,现在有些项目是打着‘低碳’旗号,做的是‘高能耗’项目,这类项目潜在风险较高。”

上述信贷人员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绿色信贷,无非就是银行在审批的时候关注环境保护这一因素,“但实际情况可能会令人感到有些诧异。”

“因为近几年对环境保护是提了又提,各行业各部门都比较重视,但是从银行信贷的情况来看,感觉对环保这一因素在审批阶段的执行情况并不明显。”上述信贷人员解释说,现在银行在给企业做融资的时候,恐怕对环保这一风险点并不能通过实际调查来查清楚。而且在融资的过程中,还是企业规模和项目前景占得比重更大,所以对于绿色信贷这个政策要求,银行执行的并不好,大多数银行在审批时候并不会在意这个风险点的控制。

倒逼银行提升管理水平

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表示,“大型商业银行总体表现比较好,银行越大表现得越好,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他认为,银行将绿色信贷政策“挂在墙上的更多一些。”

“在经济下行时期,绿色信贷对银行来说应该是机遇大于挑战。”蔡卫星告诉记者,一方面,从发改委近期密集批复了一大批环保、清洁机制、水电等绿色项目,这些本身就是银行信贷的优质项目,并且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出,未来绿色项目将是发展重点,所以无疑为银行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实施绿色信贷可以倒逼银行在产品创新、内控机制、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提升水平,从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更重要,对于银行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我国发展“绿色金融”是势在必行,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引导,那无异于在作秀,没有实际效果,不但不会发展绿色产业,反而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政府需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及监管制度来引导企业发展,加快“绿色金融”建设。

中小金融机构难承压 存款保险落地或遇阻

本报记者 王莹

近期,央行某中心支行向辖区内商业银行下发了调研文件,要求各商业银行以存款保险制度推出为假设背景,预测短期内可能发生的“存款转移”规模,并测算对银行自身流动性可能产生的影响。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或许是存款保险制度出台之前的一次热身和测试,意味着存款保险制度推出日期渐进。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小金融机构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反响并不积极。

有分析人士指出,存款保险制度出台或使中小银行进退维谷,若加入保险范围,会无力支付高额的保险费用,但不加入保险范围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压力。

中小银行或进退维谷

“目前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不佳、资本充足率偏低、备付金的提留严重不足。事实上多数联社并未提足备付金,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缺口也很高,城市信用社每年须缴纳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工会经费、残保基金等11项税费。若再按照一定比例支付存款保险费,会进一步增加其经营成本。”某城市信用社相关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无奈地表示。

据悉,中小银行在信贷市场上的份额不足14%。它们与国有大银行相比,无论在资产质量、经营管理水

平、盈利能力,还是资本金补充方式、政策扶持力度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可能会出现储户流失、存款下降的局面,或使中小银行处于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相关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

而考虑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瑞士银行相关人士表示,将可能先实行简化的分类差别保险费率,条件具备后再过渡到风险差别费率或更为可行。存款保险制度推行初期,0.04%—0.12%的差别费率水平或较为合适,例如对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农信社三类群体分别实行0.05%、0.08%和0.11%的费率水平。

据悉,差别费率幅度或根据投保金融机构的监管评级、资本充足率等因素制定。人民银行某中心支行相关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上述标准去衡量,绝大多数中小银行都可能适用较高的费率。这无异于向社会披露了这些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状况,势必严重削弱其竞争力。根据差别费率的要求,中小银行一般适用较高的保险费率,无疑会加重其财务负担。

那么,如何正确确定保险费呢?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信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曹占忠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以往的经验,支付存款保险费很可能以年末数据为准。而每年的年末,一般都是金融机构资金回笼,存款数额增长较快的时期。根据这些

数据计算出来的保险费,数额都会偏大。这就增加了投保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减少其利润。可以考虑以加权平均的数额来计算存款保险费。”

另外,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的保险费率要实行有差别的优惠政策。对已建立完善的备付金提留制度,大幅度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幅度的,应适当降低其存款保险费率,从而鼓励商业银行增强自身抗风险的能力,曹占忠指出。

存款保险制度出台或时机未到

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制度、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安排一起,被公认为金融安全的三道重要防线。国家级的存款保险制度起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有数据显示,联邦存款保险制度有效降低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不过,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始终难以建立,虽然早在1995年就开始试点工作,并在2007年专门成立存款保险制度研究课题组进行专门研究,但时至今日,该制度的出台仍无时间表。

方正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郭士英表示,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重大,但真正要在我国实行起来,还需要银行尤其是大银行转变观念,意识到风险,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

“存款保险制度在发达国家较

为成熟,但国内外金融环境不一样。”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向记者表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自成立之日起,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就是主体,在资金来源和运用方面,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有明显的优势,政府信用就是它们的天然担保,这也是为什么大银行对于建立这个制度兴趣不大的原因。但是中小非国有控股银行需求更强烈一些,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个制度获得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存款人对它们的信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大小金融机构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同不同。“中国的几家国有银行通常认为不存在破产倒闭的可能性,所以存款保险往往是容易增加成本,从他们兜里掏钱保护这些中小银行,他们并不积极。”

那么,在中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时机是否真的成熟?

“现阶段对中国来说,存款保险制度不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如果现在就推行,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需要一些先决的条件,现阶段这些条件并不具备。“中国最需要做的是继续改革银行,另外,利率并没有放开自由化,而有一些监管又得加强,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讨论审慎性监管,中国离审慎性监管还很远,如果在建立审慎性监管制度之后再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才会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金融监管体制。”

“火腿王”悲歌——

宗苏食品暴毙上市途中

(上接第一版)

涉案金额超3亿元

南马镇党委书记桑国平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马中苏在刑拘前向他透露,宗苏食品总的借贷有3亿多元,其中银行贷款1.1亿元,民间存款1亿多元,高利贷1亿多元。

桑国平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去年7月份调到南马镇之后,就感觉宗苏食品存在资金问题。也基于这个原因,有时碰到马中苏,桑国平总不忘问马中苏企业的情况,特别是资金,马中苏总是说没问题。而在出事前的一星期,桑国平还打电话问马中苏的情况,马中苏依然告诉他没问题。就在案发前,桑国平突然接到马中苏的电话:“我要自杀了!”

东阳市委宣传部给《中国企业报》记者提供的一份新闻通稿表示,宗苏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马中苏向有关部门反映,该企业涉及贷款和民间借款3亿多元,近期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

“可能还不止这么多。”中国人民银行东阳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听到至少两个版本的传言,但涉案金额都超过3亿元。这位负责人表示,因为涉及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有的人可能不敢去登记。在南马镇政府债务登记处,镇政府一位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拒绝向记者透露任何登记情况。

据桑国平分析,压倒宗苏食品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两笔到期的借款,一是北京某银行杭州分行的一笔2500万元的贷款,另外是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

企业曾设存取款窗口

在3亿多元的借贷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亿多元的村民存款。知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宗苏食品为获得流动资金,像银行一样专门设立了一个存取款窗口,为村民办理存取款业务。而为了多吸收存款,宗苏食品的利率一般为8厘到1分,比银行存款稍高一点,而一般存款时间为半年以上。

“有的老人连棺材板的钱都存进去了。”在下安恬村委综合大楼楼下,一群老年人正在闲聊,听说记者是来了解宗苏食品涉及村民存款的问题时,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村民们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们村里一位94岁的老人和她61岁终生未娶的儿子相依为命,从牙缝里挤出的4万多元钱存在宗苏食品,这下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了。就在村民们说这件事时,那位94岁老人正从旁边经过,背驼得都接近90度了。而现场一位80岁的马姓老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也存了6万多元,要到明年一月份到期。

下安恬村一位村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们村总共有638户人家,其中有230户在宗苏食品有存款。而相邻的上安恬村,前宅村也和下安恬村差不多。他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不仅南马镇,就连附近的永康市也有人到宗苏食品来存款。

尽管在事发前宗苏食品还是一样在进行着存取款业务,但其实村民们也早已隐约感觉到情况有点不对。

下安恬村老年协会的出纳老马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去年,老年协会在宗苏食品有14.5万元的存款,正好遇上节庆,要给老年人发点福利,他就去取了到期的5万元存款,因为只要用2万元,他又把3万元继续存进去,但没想到,宗苏食品以前开出的都是收款凭证,但这次开出来的却是《职工入股凭证》。老马一想,不对呀,入股凭证就不意味着一起合伙做生意吗?亏了不就大家的吗?所尽管理到期照样发利息,但老马总觉得不踏实,直到宗苏食品事发,老马也一直没有去兑另外9万元,尽管存款早已经到期了。

据村民们介绍,村民们之所以到宗苏食品存款,除了利率高吸引人外,还有就是马中苏在村里的口碑不错,也热心在村里做一些公益事业,比如设立教育基金、修村路等。还有就是宗苏食品看起来也搞得有声有色,常有各级领导到企业视察。

如果说村民们被宗苏食品虚假的繁荣蒙住了双眼,但银行似乎也接受这种繁荣。坊间传言,就在法院查封宗苏食品前一天,还有一家银行差点把一笔贷款汇入宗苏食品的账上。

失利或与上市有关

有分析认为,宗苏食品造成今天的局面可能与其盲目扩张有关。

尽管宗苏食品已经破产重整,马中苏也深陷囹圄,但马中苏在当地的确颇有影响力。

在桑国平看来,马中苏是一个特别有创业热情的人。“起码到目前为止,马中苏没跨行业,一直专注于火腿行业。”

2003年,中央电视台曝光金华市一些火腿企业使用“敌敌畏”农药加工火腿,使得整个金华火腿行业销售跌至冰点,马中苏为此奔走呼告,护“腿”救“腿”,使得金华毒火腿事件化险为夷。也因此,马中苏被坊间誉为“金华火腿的良心”、“金华火腿行业的民族英雄”。

突破传统,追求创新是马中苏在火腿行业内的口碑。

2004年,马中苏远赴号称世界火腿王国的意大利考察。随后便与意大利某知名国际火腿集团达成意式熟火腿生产线及技术引进合作协议。2006年投资5000万元建成项目,并投资数千万的生产线,生产自主研发宗苏乐台式纯肉香肠。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刚缓过劲,马中苏逆势而上,同时上马宗苏食品江西基地工业园、浙江宗苏食品科技工业园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亿元,被行业内人士称为“马大胆”。

东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火腿厂老板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宗苏食品出现破产就是因为扩张得太快,园区建设、设备引进、流动资金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而宗苏食品并不具备。另外,马中苏引进的意式即食食品从投产以来并没有达到他们当初预期的效果,而大量占用的资金拖垮了企业。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2011年,宗苏食品的年产值仅为1.7亿元。

而另一种说法是,宗苏食品的破产与上市有关。

2011年4月份,马中苏在接受《浙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0年底,“宗苏食品”获得了英国一家PE的2000万美元股权投资,目前,公司第一轮股改已完成,计划赴香港或伦敦上市。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相关知情人士了解到,今年,宗苏食品又引进了一家日本风投,本来谈好投资1500万美元,但到了8月底,实际到位的资金只有400万美元。

上市并非易事,费用也不低。此前,一位企业老板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太难了,除了企业必须具备上市的基本要素之外,大量的额外费用就让你吃不消。”他告诉记者,一家企业完成上市差不多要花两三千万元,这些费用大部分是没办法在企业开支的,完全需要老板个人兜底。如果上市不能成功,这些费用对老板个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然,如果顺利上市,则是以小博大。宗苏食品在通往上市的路上是否花了钱,花了多少钱,这个谜只有马中苏本人清楚。

宗苏食品破产后如何处置,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据悉,东阳市政府已经成立了宗苏公司破产重整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清产核资组、违法追究组、资产重组组、社会维稳组等专项工作组。其目的就是协调各类债权单位和个人妥善处理各项债务,明确债权申报登记时间和地点,平稳有序处理债权债务,并做好社会维稳工作,保障企业资产安全。